

《智慧妻子：Siri、Alexa 與 AI 家電也需要女性主義？》書評

安勤之

摘要

《智慧妻子》一書的核心關懷，是使當代智慧家庭科技領域納入女性主義思維，酷兒化「智慧妻子」的角色，「賦予機器人與人類有同等的尊重態度」，以此幫助人類成為道德主體，在家務、社交、生態與性愛以及諸多領域，皆能仁善（man-kind）對待，這是身而為人類（mankind）應有的尊嚴與態度。本文簡介該書宗旨、摘要，並串連相關文本進行對話，認為這本書是有益於消費者意識覺醒，設計者重視性別平權的開拓性著作。

- ◎ 關鍵字：家庭自動化、酷兒、性別平等、女性主義、技術物的性別政治
- ◎ 本文作者安勤之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級實作教學教師。
- ◎ 聯絡方式：Email：anccc@nycu.edu.tw；通訊處：300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綜合一館618室。
- ◎ 收稿日期：2023/12/24 接受日期：2024/01/12

Book Review of “The Smart Wife: Why Siri, Alexa, and Other Smart Home Devices Need a Feminist Reboot”

Chin-Chih An

Abstract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book “The Smart Wife” lies in integrating feminist thought into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smart home technologies and queering the role of the “smart wife.” This approach advocates for according equal respect to both robots and humans, thereby aid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moral agents. Such respect extends across various domains including domestic tasks, social interaction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sexual relations, promoting a kind-hearted (man-kind) treatment in all these areas. This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dignity and appropriate attitude that should characterize mankin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ook’s purpose and summary, and engages in a dialogue with related texts, arguing that this book is beneficial for the awakening of consumer consciousness and is a pioneering work that emphasizes gender equality for designers.

- ⊙ Keywords: Home Automation, Queer, Gender Equality, Feminism,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 ⊙ The author, Chin-Chih, 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Arete Honors Program at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n-Chih, An, email: anccc@nycu.edu.tw ; address: Room 618 at Assembly Building 1, No 1001, University Rd., Hsinchu 300, Taiwan R.O.C.
- ⊙ Received: 2023/12/24 Accepted: 2024/01/12

導言：追求技術設計領域的性別平權

「吃什麼，就成為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是飲食研究領域常被引用的一句話，這句話放在資料科學領域也適用。人們常說「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拿這句話來理解光鮮亮麗的「智慧家電」領域，正是《智慧妻子》一書所作的突破性嘗試。某一些家電被稱之為「智慧妻子」，但是這些妻子的形象似乎過時了，而有待升級重新啟動（頁 8，未註明出處者皆為《智慧妻子》一書頁碼），這本書能幫助讀者瞭解技術物的性別政治，看見破解性別化技術的政治可能性。

《智慧妻子》抨擊智能家電裡的過時性別意識形態。本書界定「智慧」是指「有人工智慧、有連接網路、或有電子計算性質的東西」；「妻子」是指一種長期存於我們社會集體心理中的原型——可以一肩挑起家中所有的家務勞動」。（頁 15）智慧妻子的原型是「1950 年代美國與英國的家庭主婦：白人、中產階級、符合異性戀正統……負責照料家中所有人」的超完美嬌妻。（頁 16）這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形象，但這種形象可能維護了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的壓迫。（頁 17）這些智慧家電是缺席女性的形形色色化身，具備聽話、順從、對暴力逆來順受的樣態。

本書宗旨是「設計與發展能夠促進性別平等和多樣性的智慧妻子」。（頁 255）面對智慧妻子的困境，作者延續婚姻關係的隱喻，說或許「離婚」或「升級我們的婚姻關係」是唯二道路。但作者說前者並不可行，因為我們的生活與其已經密不可分（頁 254），作者主張選擇後者，呼應著 Haraway（2016）的「與麻煩為伴」的倡議，以促進在技術設計領域的性別平等。

各章簡述：帶著性別與生態平等的思考，重新評估內建在機器當中的父權體制

本書第一章談智慧妻子如何成為技術男人的物質化人妻，並且帶有父權對於女性的幻想與執念。作者承認自身研究限制，將研究範圍限定在「智慧科技在西方特權家庭中的性別政治」（頁 36），因而不處理種族、階級或跨文化面向，專注「創造能提倡性別平等和多元性的智慧妻子，並且確保其生產不會傷害地球」（頁 37），力求

「消弭某些智慧妻子隱微或明確鼓吹對女性的暴力、日常性別歧視與強暴文化；保護地球以保護邊緣性人口；讓女性獲得合意歡愉的性愛」（頁 37），瓦解使所有性別體制都感到窒息的父權體制

第二章到第五章則以四個知名機器人為標題，依序討論家務、社交、生態與性愛領域裡的機器人與性別的關係。傳統上，家務工作常被貶低為無技術或低技術，但當工程師力圖以機器人從事家務時，下場可能是吃足苦頭，公司倒閉——因為家務勞動的技術並不如想像中單純，亦含有諸如情感等多元面向。當工程師在打造智慧家電時，他們可能僅考慮到男性的需求，同時又把男性角色理解為不會作家事的白痴，有待女性拯救。不過，智慧家電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家庭生活不再需要勞動力，而只是意味著勞動的類型日益複雜化，譬如出現了新的數位家務（頁 66）。作者認為智慧妻子不該是充當長不大的男人的保母與玩具（頁 55-56），平等承擔家務是家中每個人的義務。

以往，有不少倡議者認為社交機器人能夠協助人類發展社交能力，而在日本與公視合作的節目《我的 AI 家人》（中山宙 2013）當中，也認為機器人在醫療與老年照顧能夠帶來正向助益。不過在《智慧妻子》第三章中，則提出幾點對於社交機器人開發及其野心的擔憂：社交機器人展示情景受限於實驗室，不清楚機器人在真實日常（文中稱為「野外」）的表現；社交機器人的交流多受限於個別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互動，機器人學界不重視機器人對多數人類所處的社會或世界的影響（頁 74-75）。雖說企業多聲稱社交機器人是中性的，但與其進行實驗性社交的人，多視其為陰柔角色，類似男主管與女聲語言助理的關係（頁 81）。

機器人是否是解決醫療與老年議題的適當手段也令人存疑（頁 96）。日本政府認為採用機器人，可以鼓勵女性回歸「生育天職」。但學者抨擊，這是種族中心主義、家父長主義及性別歧視的復辟，社交機器人反而成為鞏固女性傳統地位的工具（頁 97）。作者主張，生老病死的問題不能單純交給機器處理，必須重回公共領域討論，重新評估照顧勞動的價值。

第四章則借用 Amazon 的雙關語，討論作為企業的 Amazon 跟作為雨林的 Amazon 的關連與（人們看不見的）衝突。故事由 Alexa 這個雲端作業系統串連起來，先進國家之所以可以擁有方便的智慧家居生活，其背後是由企業掠奪全球自然與社會資源之

後建構而成的。為了打造特權家庭理想中的舒適 (comfort) 生活，企業在世界各地圈地、壓榨當地資源，資料中心成為當代工廠，其維護有賴於大量血汗勞動與地球資源。(頁 126)。這些企業的字典裡並沒有「限制成長」這個詞，他們不會在意《小即是美》(Schumacher, 2011/李華夏譯, 2019) 裡以人為本的思考。作者主張，為了避免地球毀滅，這些企業應該要升級企業價值，譬如採納席娃 (Vandana Shiva) 提出的「地球民主」的思考，重視生命多樣性 (頁 132)。我們應該承繼 (生態) 女性主義者的啟發，倡議新未來，同時也改善智慧妻子的設計，畢竟我們現在的文明已與智慧科技纏繞在一起了 (頁 134)。

這不只呼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提到的「商品拜物教」的說法，即商品形式讓人忽略了這些物質生成與流通背後的社會關係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2017)；也呼應了 Crawford 「人工智慧是權力的注記」的主張，人工智慧仰賴於既定的社會政治結構，為了既有的優勢利益而設計，為資本服務。為了解權力的構造及其支配效應，Crawford 用地圖集 (Atlas) 為喻，討論人工智慧的帝國力量如何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Crawford, 2021/呂奕欣譯, 2022: 22, 24) 相較於《智慧妻子》作者 Yolande and Jenny 以發展「擁有一套倫理價值的智慧妻子，可以促進性別平等並進一步為女性賦權」(頁 213) 為目標；Crawford 一書更關注「正義」，因為面對全球剝削問題，倡議倫理準則是不足的。人們應關注全球不平等的權力面向，看見受剝奪者的生活經歷。(Crawford, 2021/呂奕欣譯, 2022: 263) 兩書對比，突顯 Crawford 的立場更為基進與批判，而 Yolande and Jenny 仍相信對話與企業改進的可能性。

第五章談智慧科技在私密領域的發展，重點放在性愛機器人，它們像是娼妓一樣，任君玩弄，是「(受色情片影響的男性性幻想的) 高度物化、可交易、商品化、可取代的情人」(頁 143)。批判者認為性愛機器人延伸了色情產業對女性的剝削，助長強暴文化。簡言之，就是物質化的性愛奴隸替代品。支配者不再需要進行「麻煩的人類互動」(反觀 Haraway 鼓勵我們與麻煩共處)，對於機器，我們愛怎麼操，就怎麼操，可以完全不顧及對方的意志。

如果說醫療用的社交型機器人被認為能夠鼓勵使用者學習相關的互動模式，以改善自閉症、失智症等社交問題；那麼目前以插入式設計為主導理念的性愛機器人是否

會鼓勵侵犯、暴力與違背平等原則的社交模式，並且抹煞性愛過程中情感交流、相互照顧與彼此肯定的面向呢？對於作者而言，我們必須認知到「人們對待機器人的方式會反應跟強化人類與人類間的行為」（頁 177）。

但若我們留意到，作者們也提到機器人版本的米爾格蘭的實驗中，有些受試者對於能正確完成任務的機器人，會產生拒絕殺死機器人命令的反應，「這顯示，就算是面對機器人的情境下，似乎還是存在著某些道德與倫理規範」（頁 196）。但兩名作者在他們預設的立場下，未深究此議題，而是繼續討論較笨、較女性化的設備更容易受到傷害。如若參考 Crawford「把非人系統當人類心智的類似物」是個迷思（Crawford, 2021／呂奕欣譯，2022：18）的提醒，或許關注「人類與人類間的行為如何影響人類對機器人的反應」會是一個更為後設，但可能也更有收穫的視角。關於此類經典實驗的翻案與重新詮釋，讀者可以參考《人慈：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Bregman, 2020／唐澄暉譯，2021）一書第二部份的討論，或許能用更為複雜的視角，來看待「複數的人與機器」之互動關係，而能在本書稍微有點單調的二元對立思考中，再走遠一些些。

第六章談機器應如同傳統女性乖巧聽話耐操的刻板印象，如何再現在「智慧妻子」身上。該章從那些機器人製造麻煩的事件談起，談「她們」如何被視為「故障」待修。作者舉例說明，機器的設計者認為「臣服」是女性 AI 助理的普遍屬性，人們可以傷害她們，而不用擔心她們會像人類一樣反擊；而她們沒有權利回應不當對待，不具任何能動性。（本章亦可參考 Graeber, 2012: ch6／羅育興、林曉欽譯，2018，第六章談西方古人如何殘暴對待性奴隸的討論）作者說，「無論是性侵、強暴、墮胎、家暴，這些困擾顯然是沒有出現在多數（男性）AI 程式設計師的腦海之中」（頁 201）。機器設計不該在物質層面上再生產人類社會的不平等與偏見，而應該為促進性別平等並為女性賦權而努力（頁 213）。

第七章談居家科技、監控以及暴力風險等議題，作者批判男孩們把機器人當玩物的思維，而這些玩物思維再現了「女人作為男性玩物」的偏見。智慧家電多半由男性操控，也使得家中女性逐漸落入數位失能的狀態（頁 219）。企業主導的雲端服務，雖然便利，但侵犯使用者的個人隱私，讓第三方能干預我們的生活（頁 229-230），左右個人的價值判斷（頁 229）。物聯網所潛藏的資安危機、情緒操控、數位暴力等

問題被嚴重低估了（頁 235；頁 247）。作者說我們必須拒斥性別本質論，重新建構性別認知，邁向重視多元差異的平等權利。

作者在終章提出了九點重新設定智慧妻子的建言（頁 254-276）：1、酷兒化智慧妻子（肯定但不固著於陰柔特質、搗亂性別偏見、賦予族群和種族的多樣性、拓展妻子所能成就之事，實例部份可參考頁 267 第二段「解除封印的小艾希莉」的例子）、2、在生產端鼓勵女性建設與領導科技界、3、參照 #FixedIt 運動，以就事論事的價值中立態度，而非性別偏見的立場，揭露智慧妻子承受的性別歧視、刻板印象與假設，以修正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偏見、4、超越僅僅是鼓勵男性投入家務的觀點，追問讓社會更加重視家務勞動（或妻職工作）的作用與貢獻，提高這些勞動（工作）對所有人的重要性、5、提高女性在視覺媒體再現的比例，並且多元化智慧妻子的再現形象，如女性機器人不再僅是乖巧助理，而能具完整性格，甚至表現英雄行為、6、基於人機相互形塑的立場，智慧妻子應被設計成不需忍受暴力或貶抑行為，並且能鼓勵人類正視自身對於性別平等、人群平等與地球平等的媒介、7、促進共享認識（common sense）的智慧妻子，讓設備的相關資訊能夠公開透明並且公開評比，揭露相關風險與威脅，以符合不同的受眾群體的需求、8、嘗試思考將（持續的）積極同意的理念，納入性愛機器人的設計中，同時也重視使用者的積極同意權，避免企業暗中掌握並利用使用者個人資訊的濫權行為、9、為智慧妻子發展倫理準則，譬如 AI 系統應適用也應強化人類尊嚴、完整、自由、隱私和文化及性別多樣性的原則，且 AI 系統應適用基本人權」，並以促進性別平等為目標。簡言之，作者們主張，智慧妻子之設計與使用，應支持女性及性少數族群往更公平安全的道路上邁進。作者認為，我們應該賦予機器人與人有同等的尊重，以此，人類（mankind）才能仁善（man-kind）對彼此（Haraway, 2016）。

討論：透過認識，以政治行動追求人世間的平等且尊重的可能性

閱讀本書時，我想起《人的條件》（Arendt, 2013／林宏濤譯，2021）的討論，工具人以目的手段的衡量為依據，若採取此態度，人人皆可能成為他人工具，被降格為物。而古希臘的自由民，則是不受必然性（necessity）役使，是平等對話之人。近代

科學家相信工具發展帶來解放，但工具的發展帶來的加速發展，反而讓多數人都成為勞動動物，甚至原子彈的發展，也讓人類發現彼此擁有相互毀滅的力量，而不得不回應創傷、彼此對話與後設反思。《智慧妻子》第六章談機器的故障帶來的麻煩，雖然不似前述影響慘烈，但日常生活裡的資訊監控與隱性剝削，日益成為關心公民權利者的關懷，或許我們已活在人權被資本主義企業與國家暴力監控的「常態化」的「例外狀態」底下（Agamben, 2003／薛熙平，2023）。對此，我們應保持警覺（警覺我們自身的權利是如何已千瘡百孔，無所不在的數位足跡，隨處可見的監視器，都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本書也提到沙烏地阿拉伯考慮賦予某些機器人榮譽公民身份的思考之爭議（頁 213）。對比簡永達（2023，頁 15）談臺灣對於移工政策的思考，是維持在勞動商品化的本質上，也就是「將移工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權利』分開處理」的作法，機器人竟然可能獲得社會權利，而跨國移工則僅僅是純粹的勞動力，傷殘毀壞就可丟棄。或許機器人所處的階級位置，比較像臺灣對膚色偏白的人種的階級位置，因為他們是由處在那樣階級位置的製造出來的，身價比起底層人類的肉身也許更加不凡。「機器很貴，人很便宜」，這說法直白地說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Yolande and Jenny 也提到其他學者認為爭辯「機器人的權利」似乎搞錯方向，而應該要關心「邊緣化族群的福祉」，也就是那些受到衝擊最大的人（頁 214）。兩位作者在此也留了個註記：「究竟智慧妻子是否是一個值得繼續下去的方向」（頁 214）。

對我而言，兩位作者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因為她們揭露了看起來最不具政治性的家用科技的政治性，並發展了「技術物的政治」的日常生活、性別與科技的面向。兩位作者的研究限制，也提醒了我們可以進一步努力的方向，譬如關注性別之外的階級／階層、種族／族群如何影響此類新興科技對人的影響，進一步考慮權力面向，討論新技術如何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交織在一起，或者具體深入監控資本主義與性別政治／階級政治／族群政治之間的交織關係。

不平等無所不在，Yolande and Jenny 揭露了男性對女性的降格如何物化在智慧家電的設計當中，其他學者則揭露了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降格（Degradation, Graeber, 2012／羅育興、林曉欽合譯，2018）、臺灣人對移工的降格（簡永達，2023），正如馬克思（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17）當年對自由人降格成為

無產階級或者說當代奴隸的批判。隨著階級革命、移工反動、拋棄債務等積極爭取的行動展現，不平等似乎才會降低一些。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2019）說生產者同時自覺自身亦是消費者的聯合運動，才有可能在消費層面去扼阻資本積累的加速循環過程，回過頭來改善生產過程以及人的處境。消費者的意識覺醒，則有待對商品流通的整體認識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過程。《智慧妻子》揭露父權體制如何透過物質化媒介再生產過時的性別關係及性別想像，此書是走向平等且相互尊重的世界的墊腳石。

參考文獻

- 中山宙 (2013)。《我的 AI 家人》。DVD video。臺北：宇昂，[2013.0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2017) 《資本論》。聯經。
(原書：Marx, K.[1867—1894]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Meissner.)
- 呂奕欣譯 (2022)。《人工智慧最後的祕密：權力、政治、人類的代價，科技產業和國家機器如何聯手打造 AI 神話？》。臉譜。(原書：Crawford, K. [2021]. The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李華夏譯 (2019)。《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立緒。(原書：Schumacher, E. F.[2011]. 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Random House.)
- 林宏濤譯 (2021)。《人的條件》。商周出版。(原書：Arendt, H.[2013].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林暉鈞譯 (2019)。《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心靈工坊。(原書：柄谷行人[2010] 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岩波現代文庫)
- 唐澄暉譯 (2021)。《人慈：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時報。(原書：Bregman, R.[2020] 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薛熙平 (2023)。《例外狀態》。春山。(原書：Agamben G. [2003] STATO DI ECCEZIONE. Homo sacer II, 1. Bollati Boringhieri.)
- 簡永達 (2023)。《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春山。
- 羅育興、林曉欽合譯 (2018)。《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商周。(原書：Graeber, D.[2012].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Penguin UK.)
- Strengers, Yolande, and Jenny Kennedy. (2021). *The smart wife: Why Siri, Alexa, and other smart home devices need a feminist reboot*.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12482.001.0001>

Haraway, D. J.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